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魏書

國志十六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督虞事車令楊
 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
 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
 者原曰爲之奈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
 人若權行河南尹事揔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
 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
 東入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
 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
 表峻爲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
 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
 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

減小字本滿

十九字注御覽補

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方行爲復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

魏武故事載今日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與立屯田時議者據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爲僦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爲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爲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

祗議即龍子貢助之說也魏人屯田之制賴此令而存

然則棗氏自此始也

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爲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與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爲不朽之事文士傳曰祗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爲棗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腆字玄方襄陽太守亦有文采

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爲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謚峻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十六

二

卷之六十一

一黃林

咸字臣北宗本

文類是遂字

也文類矣小字本同文上小字本空一字

城從小字本

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爲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

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爲人 魏略曰則世爲

著姓興平中三輔亂饑窮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爲此郡守折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爲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

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爲軍導魯破則綏定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爲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

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爲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

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旣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湟中爲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效爲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旣荅曰金城郡昔爲韓遂所見屠剥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矜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

餘落皆卹以威恩為官效用西平麴演等倡造邪謀則尋
 出軍臨其項領演即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恤民之
 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
 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

後演復結旁郡為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
 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
 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
 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
 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
 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
 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眾之實
 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父善

進討疑作討進

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違而合權專
 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
 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
 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
 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眾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
 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
 同寮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
 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
 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髣髴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指音
 反治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

事云百世之下生氣勃

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同郡

即文類
則小字
本同

北宋本有
指字

李云魏略似更得其實

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為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為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游追恨臨菑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不發也而則以為為已欲下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既策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貳心生忿欲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况人臣乎

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

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林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群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謚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

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濤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意 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嗣為吳王師石

崇妻紹之兒女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慎左衛將軍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

傅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

萬曆二十四年刊

鬼志上

黃札

驅鹿車 馳脚覽 驅鹿車

交牀三國 已有之

胡牀女兒 皆宗奉 北宗奉作 兒女

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

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因繫

數百囚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

年少而有大意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

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

傳子曰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

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

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

太祖以畿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

魏略曰畿少有大志在荊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

負其母喪北歸道為賊所劫略眾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

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為邪賊乃

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為功曹

嘗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

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守也

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

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

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寇殺灑間南通劉

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

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曰杜畿其人

也 傳子曰彧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

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

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彧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

萬曆二十四年刊 鬼志七

二字從御覽無人字大意作天志

荀彧與耿紀比屋

少卓云或當作或畿西平守河東由前或之或而足時畿在津或而許下不係軍謀固前有荀彧字而致疑誤

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邱津度

邱音豆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狎侮固嘗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郡功曹張時故在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當各持版時嘆曰昨日功曹今為郡將軍也

范先欲殺畿以威眾

軍字疑衍

傅子曰先云既欲為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為虎矣今不殺必為後患

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眾心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眾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賊眾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十一

二

黃詔

賊字疑衍

小字宋本無嘗字

龐德傳云張白騎叛於弘農白騎即上張晟耶

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鷄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官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

勤小字宗本作勸

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

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

李云歎服之至可知畿字矣
征漢中而輦運及於河東蓋關中虛耗初平以來畿於邱墟守者又不皆如杜伯侯也

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勲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勲伏法太祖得其書嘆曰杜畿可謂不媚於寵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卷之六

黃詔

平疑作下

冀眾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克實之固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徵為尚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

魏略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守司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

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

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

韋昭國語注稱毛詩傳曰冥契六世孫也為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

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謚曰戴侯子恕嗣

傅子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雋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十一

七

陶仲仁

御覽五
所字
文類有所
而
豐樂亭
侯

稱也。畿爲尚書僕射二人各修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
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其子足繼
其業時人皆以畿爲誤恢死後豐爲中書令父子兄弟皆
誅冲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 魏略曰李
豐父名義與此不同義蓋恢之別名也

恕字務伯太和中爲散騎黃門侍郎

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爲父任總角相善及各
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
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
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此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
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
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接專心向公
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特
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爲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爲
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
又領冀州

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巽字長悌爲相國掾有寵
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
粹字季悌河南尹粹子預字景虞御史中丞

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
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
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扼腕抗論以孫吳爲首
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

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而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千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充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

無覺未詳

異字段宗
本字

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彊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慄慄實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眾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

季方云由怨言觀之
知魏武屯田之以衰矣

本覺

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

不著字本
作以著
關丹府作
閱小字
本不著

其論則高然考課者
所以待中材凡士不可
廢也

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已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驩

作字從
宗本

享以而已
為讀

孝云崇論宏議切劘
未也

起言甚煩長不能
自達其意泰初六
終

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
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
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默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
不忘於容身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
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
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木又況於世俗之人乎
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
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

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為常侍黃門郎袁侃見轉為吏部郎
荀僕出為東郡太守三人皆恕之同班友善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冒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
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

果按謀
當位國
經改課

此宗本作
三

宗本之言
字文類有
小字本有

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
至懇惻臣竊愀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
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辭之以禮故也
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一近

師字法
文類核

盡群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
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
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
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

自臣字以
下小字本
故一頁

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
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
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

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

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雋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若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

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群臣論議政事，使群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

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干
迂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
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
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
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為弘農
太守數歲轉趙相

魏略曰恕在弘農寬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恕為弘農
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
拜遂轉為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
康獨緣妃嬪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為阿九康既
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

此孟康即注漢書者
顏師古曰安平廣宗人

孟阿九

御覽作康
既才敏

此則過矣

切要衆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為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
官清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
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
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脩設曲
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勅吏卒行各持鎌所在自刈馬
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
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
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
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徙渤海太守
徵入為中書令後轉為監
以疾去官

曲敬

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塢因其壘墜之固

宜陽泉塢

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

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

爲司隸從事。疑恕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龍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土。徙武威。

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減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之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性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

此孟康即注漢書者
顏師古曰安平廣宗人

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干
廷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
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
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
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為弘農
太守數歲轉趙相

魏略曰恕在弘農寬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恕為弘農
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
拜遂轉為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
康獨緣妃嬪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為阿九康既
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

孟阿九
御覽作康
既才敏

此則過矣

切要眾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為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
官清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
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
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脩設曲
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勅吏卒行各持鎌所在自刈馬
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
其諸過宿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
康之始拜眾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
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徙渤海太守
徵入為中書令後轉為監

曲敬

以疾去官

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塢因其壘墜之固

宜陽泉
塢

萬曆二十四年刊

鬼志十一

五白〇二

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為恕言者

起家為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
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
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為
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
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
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
以為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
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
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為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
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
恕荅權書曰況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

明帝崩以
下十字乃承
非本支誤入
為讀

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
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
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
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剗心著地
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
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
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
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
之是邪是僕諧也呼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
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為其心耳不在僕言
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

怨侷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

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

杜氏新書曰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

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與於為己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為豐樂亭侯邑百戶

魏略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

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

從後漢書注補正

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為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歷太和中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不出為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千人

小字宗本受

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

杜氏新書曰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畿奇之故名

今世孤行元凱之解不知更有務叔

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子寬字務叔清虛玄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蹟索隱由此顯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 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婿王隱晉書稱預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群典謂公羊穀梁詭辨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摯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

謀小字本

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子錫 嘏尚書左丞晉諸公贊曰嘏有器局預從兄斌字世將亦有才望為黃門郎為趙王倫所枉殺嘏子父字斌治少有令名為丹楊丞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案阮氏譜武父諶字士信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 杜氏新書 曰武字文業闊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錄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 荀綽兖州記曰坦出紹伯父亡次兄當襲爵父愛柯言名傳之遂承封時幼小不能讓及長悔恨遂幅巾而居後雖出身未嘗釋也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心經誥博學洽聞選為濮陽王文學遷領軍長史喪官王衍時為領軍哭之甚慟

武宗本武

阮諶三禮圖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為名儒

續漢書曰興字少贛諫議大夫衆字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字公業少有才略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
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
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
為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為助泰
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饜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
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
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其鑒
不遠又為陳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
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兵

起卓會議大發兵群寮咸憚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彊益
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邪
衆人莫不變容為泰震慄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
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衆相動
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狗吠之警百姓忘
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衆不能為害一
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
世以此威民民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
體長婦人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
論噓枯吹生無冨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雌
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
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

文獻有
石字
非小字
本作時

將字從
北字本

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
 姑位不定各恃眾怙力將人人基踣以觀成敗不肯同心
 共膽率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
 安定自頃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戟挾矛弦弓負矢况其
 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驅群羊向虎狼其勝可必
 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湟中
 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擁以為爪牙壯
 夫震悚况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
 日久自三原狹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
 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亡
 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進攻順者亡今明公秉
 國政平討夷凶宦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罪

權疑作拳漢書
 作強

解疑作假

擁字從
 范書

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
 北海邴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
 案典校之彊弱燕趙齊梁非不盛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
 非不眾而不敢踰熒陽况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
 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然讚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
 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
 恃眾以輕威重卓乃悅以泰為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
 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
 竊為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
 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為揚州刺史
 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一

渾將泰小子袁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
 萬曆二十四年刊

漢書作與何顯荀
 攸共謀誅卓為得其
 實

李云當日舉事惟術
 袁為羣雄所輕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十六

三

五百三十三

魏志

一宗本二
 小字本一

用此法則兵而兵有兵矣蓋外商所以強也文公曰善權夜因其渙散而招諭之

少章云渾為司隸部左馮翊夏陽乃其屬城若邵陵則屬汝南郡為豫州刺史部內與左馮翊不相涉此因前有渾為邵陵令而文而誤耳其地當距夏陽不遠或邵陽之誤耶

過與竭同

歆為豫章太守素與秦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為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黜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宰辟為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為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為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歛吏民治城郭為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出

男女以鄭為字字御覽作石小字李字

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眾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為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温信者與孤老為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為丞相掾文帝即位為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與陂過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

常字從御覽補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十六

五

五百四十四

式

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為郎中

晉陽秋曰泰子袁字林叔泰與華歆荀攸善見袁曰鄭公業為不亡矣初為臨菑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年以袁為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子默字思玄晉諸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默弟質舒詡皆為卿默子球清直有理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為尚書

成字從御覽

小字本林叔

治遘郡固宜寬簡

過所即傳符祥漢書文紀除閹妄用傳張晏注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幕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黃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巳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眾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傷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

料簡御覽作斟酌但鞭杖作便杖而

小字本作燉張御覽作豪

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巳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立祠遙共祠之

魏略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爲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溉滴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耨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耨犁又教衍漑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纒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燉煌人以爲隆剛斷嚴毅不及于慈至於勤恪愛惠爲下興利可以亞之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

瓘燠覽作瓘

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又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爲良二千石

瓘燠事行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爲

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爲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始京兆

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

目前亦不爲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

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林使轉相教

瓘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

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下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

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鋤治又課民當

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

無以可以垂範後未但附見其名爲已足矣近代俗煩立傳云何知體要

御覽云瓘字有貴時二字京本每役字

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
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
豐富常為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已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
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
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
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為斐宜謝乃私推
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
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
假令斐謝是更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
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啼
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嶠而
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

侵侮從
北宗奉

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
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為流涕為立碑於今稱
頌之也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
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
祖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閱
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
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
妻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
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
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
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歲病亡始
邵族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

武安御
賢作安
邑

郎字誤此直羽林中郎
將爾羽林左右監六百石
尚不得遠虎賁中郎將也

邵獨以為愚性侷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為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愚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荅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又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為兗州刺史果與王凌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時為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 案孔氏譜孔又字元儁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象於壁疇為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又父祖皆二千石又為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帝紀至大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關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論治體蓋有可觀焉

綸字注
宗本

魏書 國志十六

丙申正月晦校

夢禎

清明日閱終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魏書

國志十七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為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眾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為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

張遼聶壹之後

破踊預

家拜妻子，稀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稀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稀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為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穎，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

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

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

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成遂將其眾就蘭，轉入瀟山。瀟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辟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眾。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

朱宗本
小字本朱

此日孫仲謀笑為顏良

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
 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
 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
 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
 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
 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
 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
 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
 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
 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
 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日戰至日中
 吳人奪氣還脩守備眾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

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
 征東將軍

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
 或賴率然之形或憑犄角之勢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
 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
 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愴以致命之兵擊貪
 愴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
 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
 矣夫

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
 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
 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

推選方員
 御賢作難
 選武力

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
卽王位轉前將軍

魏書曰王賜遼帛千匹穀萬斛

分封兄況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
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遼母至導從出迎
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
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
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邵
虎也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
卒皆爲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
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
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

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勅諸
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
病篤遷薨於江都帝爲流涕謚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
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
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
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
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
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
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
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
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

字類
矣字邑

俘之未斬也

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二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爲督率奮彊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荆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荆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

二字從中
本小字
本一

与字從
本

太字從
本

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謚曰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謚曰愍侯子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木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

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旣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徐鑿鑿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

拒招

袁紹紹兵盛禁願爲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稀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稀稀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稀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稀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稀訣隕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稀降

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

臣松之以爲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爲違命禁曾不爲舊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爲降虜死加惡謚宜哉

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餘人降旣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爲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爲軍鋒還爲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爲禁部下督

李云蜀人誅殺其二

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如龐惠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

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

尚猶是也
字本

拜爲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真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謚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火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爲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爲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

漢晉春秋曰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之

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

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

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衆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爲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然後歸太祖爲參錯不同矣

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爲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

與夏侯淵討郿賊梁興及武都氏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氏王寶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為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魏略曰淵雖為都督劉備憚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為邪

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眾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

能安也遂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眾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郃為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廬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明帝即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山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眾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郃督

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
 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郤到京都帝自幸河
 南城置酒送郤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郤
 因問郤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郤知亮縣軍無穀
 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
 郤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郤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郤識
 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郤
 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脩詔曰昔祭遵
 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
 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諸葛亮復出
 祁山詔郤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郤追至木門與亮
 軍交戰飛矢中郤右膝薨

為卑湛

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郤追之郤曰軍法圍城必關
 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郤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布伏
 弓弩亂發矢中郤髀

謚曰壯侯子雄嗣郤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郤戶封郤四子
 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為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
 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
 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陽韓暹
 董承日爭鬪晃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
 梁晃遂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卷卷音墟原武賊破之拜

權反

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
 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

將軍與曹洪擊潁彊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
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却鄆易陽令韓範偽
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
悔晃輒降之旣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
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
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
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
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
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
圍太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
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
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

臣精兵

臣松之二云案晃于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

渡蒲阪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
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
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隴
麋汧諸氏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
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攻犢仇夷
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
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
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
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
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

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曰賊圍斬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

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卽王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潁鄉侯及踐阼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卽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篤遺令歛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爲終不廣交接太和元年薨謚曰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爲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

少章云高字衍按注中引
魏書以鄒侯更封高唐乃
縣侯也

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
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為好將名
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郡侯

九州春秋曰初清河李雍以鄒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
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
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
戰拔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 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既
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
冀州新兵數承寬緩暫見齊整意尚怏怏卿名先有威嚴
善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
即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
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

歆馮情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
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帝即位封靈鄒侯增
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邵功踰絳
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
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鄒侯富
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
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薨謚曰威侯子術嗣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號毅重
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
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萬曆丙申二月二十四日校時風雨凄然

夢禎

良將五子
為先

四十七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第十八 魏書 國志十八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潁陰令爲中郎將將整軍

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羣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

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爲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

河上絕水道太祖勅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
 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
 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
 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
 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
 伏南道狹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
 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
 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
 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
 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
 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
 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

狹窄元版
窄狹

不字疑衍

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眾圍之遼欲奉教
 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
 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眾與遼破
 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
 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
 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
 內侯邑百戶謚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

魏略曰通小字萬億

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眾多歸
 之時有周直者眾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
 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眾人

俠上御臂
有遊字

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

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群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謚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勲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其基爲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胄有雋才爲時人所貴官至秦

州刺史秉嘗得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誡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誠勅正當爾不侍坐眾賢莫不贊善上又問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无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者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

得元版登
文類卷
情慎勤三
字本於昭

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惠福無從而至矣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為右司馬重以倫將為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侍中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為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

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眾霸為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為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兪毛暉為將兗州亂兪暉皆叛後兗州定兪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兪暉為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為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為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為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認詞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眾由是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

少章云公字衍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詳胡贊傳注

反字近字
逆脚覽

張遼為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為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

魏略曰霸一名奴寇孫觀名嬰子吳敦名黠奴尹禮名盧兒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

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

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謚曰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為黃門郎歷位郡守

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謚曰恭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

霸一子舜字太伯晉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各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識贊時宜也

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

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臧霸俱起討黃巾拜騎都尉太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伐觀常為先登征定青徐群賊功次於霸封呂都亭侯康亦以

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
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爲流矢所中傷
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
不當爲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
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
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
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
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
至於此實懷悲慚無顏早見耳遂歔歔流涕太祖爲之愴然
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
於長坂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爲江

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

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
垂泣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
知於倉卒之間哉

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
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荊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
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
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
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

魏略曰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
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
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卧舍中不起權

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
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
魏略此語與本傳反

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
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爲列侯又賜聘從子厚
爵關內侯聘薨謚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
嘉平中譙郡桓禹爲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兖州聞虔有膽策以爲從事
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吳毋等作亂與昌稀通
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吳毋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
簡壯士伏其側虔察吳毋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
衆群賊乃平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

吳与桂同

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
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
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
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
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
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群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
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獲
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
兗古今一也舉茂木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
甚有威惠文帝卽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
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
任賢

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每欲毒害祥祥色養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水求之有少堅水解下有魚躍出因奉以供時人以爲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爲三老遷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爲晉王司空荀顛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三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爲太保封睢陵公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係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

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項字茂宗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鬚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刃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十一

五百五十七

黃崇

御覽作懷
刀在刀事
中

少章云萬疑當作百
雖疑亦不能字斬方級
已回百方二字亦近致
誤耳

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岍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疲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一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眦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

泝御覽作棹

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明帝即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謚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少帝三時年乃官錄
非國志不若之其而上
又述年鄉侯當行通
也

典韋陳留已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讎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

永御覽作禮

十字位御覽

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旣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鬪常先登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歎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刀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

張表臣訪活云以令
權量較之則是一戟
重十五斤兩戟共重
三十斤耳

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入輒
 十餘鬪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
 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
 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
 軀太祖退住舞陰聞韋死為流涕募間取其喪親自臨哭之
 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為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
 韋拜滿為司馬引自近文帝即王位以滿為都尉賜爵關內
 侯

龐惠字令明南安徂道人也桓音少為郡吏州從事初平中

從馬騰擊反羌叛氏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討袁
 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
 中諸將討之惠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惠為軍鋒進攻援

幹大破之親斬援首

魏略曰惠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眾人皆言援死
 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惠晚後於韃中出一頭繇視之
 而哭惠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

拜中郎將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惠復隨騰征之破
 白騎於兩穀間每戰常陷陣却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為衛尉
 惠留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惠隨超亡入漢陽保冀城後復
 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定漢中惠隨眾降太祖素聞其驍
 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侯音衛開等以宛叛
 惠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
 諸將以惠兄在漢中頗疑之

魏略曰其從兄名柔時在蜀

舒字廷
 御覽下
 注音牙
 按類篇
 即牙字

真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
 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真常乘白馬羽軍謂
 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真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
 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真與諸將避水上堤羽乘船攻
 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真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
 曲將董超等欲降真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
 益急矢盡短兵接戰真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
 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
 水浸盛吏士皆降真與麾下將一人伍伯二人彎弓傳矢乘
 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羽所得
 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
 真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

統字從
御覽

西人負氣而不知義惜哉

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
 太祖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
 遣使就真墓賜謚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墮身徇節前
 代美之惟侯戎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
 愍焉謚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
 烈有父風官至中尉將軍封列侯

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真屍喪還葬鄴家中
 身首如生 臣松之案真死於樊城文帝即位又遣使至
 真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龐涓字子異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
 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
 涓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七首欲因見

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魏略曰猛兵欲來縛洸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爲罪此人以至忠爲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邪遂使行服 典略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奐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爲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爲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初奐爲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母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旦以告奐奐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

太守徐揖請爲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洸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洸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爲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洸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爲掾屬文帝踐阼

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
子曾嗣初清外祖父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清舅兄弟三人
同時病死壽家喜清母娥自傷父讎不報乃幃車袖劍白日
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讎已報請受戮祿
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州
郡歎貴刊石表閭

皇甫謐列女傳曰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
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
三人皆欲報讎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
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強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
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清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
親既素有報讎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

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子之羞
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傲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
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爲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
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
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
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強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爲重受禍
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爲門戶之計娥親
曰父母之讎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
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
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况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
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
涕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

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迺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樁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讎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

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讎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旣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爲父母之讎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爲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讎黨之凶言奮劔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

三弟之永恨近古已來未之有也詩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温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眾迎之温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温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温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温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温僞許之超乃載温詣城下温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邪温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温冀其改意復謂温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

温又不應遂切責之温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絕不通燉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同并勢就至酒泉爲華所拘執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倚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爲首尾之援別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

冊府無
文字

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
 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巳校尉數歲徵還將
 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
 卒贈執金吾就後為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世語曰就子敷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晉武帝世為廣漢太
 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敷收濬從事列
 上由此召敷還帝責敷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敷曰蜀漢
 絕遠劉備嘗用之輒收臣猶以為輕帝善之官至匈奴中
 郎將敷子固字元安有敷風為黃門郎早卒敷一本作勃
 魏略勇俠傳載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等四人賓
 碩雖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
 也論其行節皆龐閭之流其祝公道一人已見賈逵傳今

賓碩名嵩事不見
 後漢去趙岐傳小有
 異同

季方云左棺當作
 唐衡

李云何苦以此焯案
 此好名已甚慕清流
 而不學立術以虛譚
 招實禍者也小人肆惡
 半由此屬挑激成之

列賓碩等三人于後 孫賓碩者北海人也家素貧當漢
 相帝時常侍左棺唐衡等權侂人主延熹中衡弟為京兆
 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脩敬於
 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
 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
 尹尹欲脩主人勅外為市買息又啓云左棺子弟來為虎
 牙非德選不足為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
 遣吏奉牋謝尹息又勅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
 用其箋記為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即令報衡弟皆知之
 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為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為之
 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為涼州刺史於是
 衡為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諸趙尺

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爲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車後戶。下前檐。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旣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

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饑荒。南客荊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爲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爲行喪也。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彊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爲不義。乃告揖。揖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

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志豐不與已同乃重募取
豐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
猛假豐爲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爲揖報讎豐遂單騎
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指趨郡城未
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
爲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
欲生繫我頸今反爲我所係云何昂謝慙豐遂殺之時黃
華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興
復黃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即拜駙馬
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 鮑出字文木京兆新豐人也少
游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居本縣以饑
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

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
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
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略欲追賊兄弟
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噉
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社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
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
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
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
比舍姬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口曰卿欲何得出
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姬獨不解遙
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口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
指求哀姬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侍客

獨下脚
有持相三

李云餘四人真不足爲子矣
有靦面目何以對母哉

回送一頭四字未詳

侍宗本作將

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魚豢曰昔孔子歎顏回以爲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孰如孫祝菜色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豈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既不欲其泯滅且敦薄俗至於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任俠長遂

蹈義自西徂東摧討逆節可謂勇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真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伏劍而誠感隣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明萬曆丙申二月二十五日校

夢禎 初八日閱

二卷序魏諸將但以注記所載稍彙括其略非徑意之文徐晃之解樊圍一時奇功而惟存一令亦安得謂之備詳也序張遼合肥許褚潼關差滕耳

蘇

國

